豫恒燠若之徵也

三月作丘甲

志重賦也周十六井為丘四丘為甸而成三甲令使丘為甲是乘為四甲而不增乘以將有齊師也甸乘丘甲自鄭康成註論語舉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及小司徒辨畿內都鄙地域皆稱司馬法言雖異而事同古天子用兵先用六鄉不足取六遂不足取公卿采地及諸侯邦若諸侯則先三鄉不足乃總徵徵

境內也一甸四丘所出有匹馬頭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徵兵法謂之長轂一乘此統一軍之甲杜氏以為使丘出之胡子疑其重遂謂增三之一稍輕于杜然皆以虛數求而不附之地也包咸註論語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休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說者以為近是而何說令不見公羊註令以萬二千五百家而為鄉家出一人而為軍以地計之寔得一千五百五十六井二夫而成一

軍三鄉四千井得三萬二千人以地方百里所賦除
其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園囿經塗溝洫三易之通得
八十里而以四十里為遂大司馬五起五家為比課
徵邦國出兵徵兵既至臨陣還同鄉遂之法皆用卒
兩師旅也以五起之蓋井餘三夫若一井八家盡起
諸侯三鄉三萬二千人合三遂七家出一人得四千
五百三十五人少一千六十五而不成三軍包何說
尚未盡陳祥道言魯三郊三遂可備六師亦考之未

詳也蓋十六井百二十八夫為丘四丘為甸軍賦起

于井成于甸甸即乘詩頌僖公公車千乘舉成數之

辭昭公八年蒐于紅又曰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

乘三家之師也乃作丘甲以後四分公室時耳然至

哀八年邾茅夷鴻言于吳曰魯八百乘蓋其數與前

八十里者合又以受封之始言故作三軍時三家各

毀其乘以足之可見令尚未及千乘矣周禮大國五

百里記曰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記禮者合附庸

言之其寔五百里疑亦出經師附益魯之乘固不可攄舊相檢覈也至襄十一年乃書作三軍則車迺有定數耳詩公徒三萬是槩舉全數侈言之今曷嘗增乘哉據子産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非侵小曷以致此盖得之矣胡子疑計甸增乘三之一既又引二廣之法疑其增甲而不增乘兩者竟不自決過矣小司徒註引司馬法別有革車之制成三百出革車一乘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䟽

盾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給若以一鄉出一軍者則是家出一人具物不可私備蓋得先王之意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不月畧之也許魯卿臧孫辰子凡内大夫特盟諸侯恒畧之惡其伉也歸父奔齊晉蓋疑魯貳于巳魯亦以晉之不巳信也故為赤棘之盟赤棘晉地蓋懼晉而求同也左氏聞齊將出楚師故盟赤棘然魯方善

不以惇信持國而輕于邀戎是失其所以居天下御
四夷之道也劉質夫原程氏之意以尊尊自反表經
義得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貳于晉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僑如得臣子嬰齊叔肸子古大國三卿是時魯四人將並仲孫蔑五卿始趙盾以諸侯伯至是郤克遂以大夫伯政在大夫矣魯于聘問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其他國惟書元帥詳內略外耳陳君舉言凡帥非卿不書卿非元帥亦

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意蓋有所諷
矣曹無大夫而曰公子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
者也此曹大夫帥師之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如師者盟非前定之辭春秋内詞稱及故盟國佐者
魯也左氏乃謂晉師及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則曰郤
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非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襄三年豹及

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稱及者皆內詞也然其與盟者未嘗不書據經文何以知晉盟國佐哉使盟國佐者寔晉主之而三國大夫皆與叅盟應如名陵不言及或魯衛所請亦宜書及衛人及國佐盟于袁婁安得于內事之辭無別哉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五十里（据傳國佐背城借一則袁婁近隣國都明矣今臨淄縣西有袁婁）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勝之詞焉齊

汶北平暢極目是蛇丘讙棘皆其地矣孔疏魯在汶
南則汶陽之田北與齊界此魯侵小而得者或云古
鑄國地僖元年以賜季友則屬魯當在春秋前為齊
所侵不繫魯者地當在所損不以名假之也杜氏云
恥乘勝脅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非也胡子
曰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于天王
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杜元凱曰蜀魯地蓋楚公子嬰齊以大衆與鄭師臨衛久未退兵而嬰齊適先至蜀以魯之素有舊好而相親也故成公特毁列親會之公羊以書公子為亢啖叔佐曰傳以處父不書族為亢令以書族為亢何自矛盾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亦不以哀為非禮也胡子蓋曰神主未遷故不稱宣宮蓋出劉質夫云耳禮諸侯薨七月卒哭告祔于廟而遞遷之祭畢則主反於寢三年喪畢則入廟以謚配廟焉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喪必以三十六月斷禮家除喪于二十七月之後者天道去體而存用之義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而主不遷或疑三大功上古寔不以足三期魯人猶存遺意遷主非緩而以二十七月為後王短喪之漸非矣趙企明曰

以未祫知其主未入也然以經考十二公入廟舉祫皆無文即如胡子責其綏於遷主又必曰先人之笑語寢食不在焉可無哭也則是凡宮也者安神而已死而營焉于笑語寢食焉何有而謂可必哭乎昔儒以廟災准墓毀然孔子防墓之崩泫然流涕則哭而以三日期亦過禮矣春秋西宮及桓僖廟災皆不聞哭亦無譏然則應災在寔不徒事虛文也哉

乙亥葬宋文公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者赤狄別種也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左氏謂討赤狄之餘是也克良夫得志于鞍而不自戢欲殄滅使無遺育此豈仁者之心哉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此晉聘之始

不可以盟公雖來涖盟猶諱其失經義一也

鄭伐許

稱鄭疑文缺或曰鄭襄公背華即叀一歲而再伐許

狃于強而兵陣不戒如狄故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子費嗣是爲悼公

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許叔姬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田言之曰汶陽邑言之曰鄆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

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莒魯所争東鄆也東鄆今莒州

能謀其姑姊妹使以無罪出于是特書其月以别於

郯伯姬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庚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然則非國事也書之如

國事然何也自鞍之役魯得汶陽田晉無獲也已而

與齊平矣穀齊邑申元宇所謂城穀寘管仲之地晉

適齊必徑魯而後達不會諸魯而會于齊地趙氏所

則絳人語伯宗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真虚

文也哉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子簡王夷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于是齊鄭皆服矣自文宣以來未有者晉景可以遂

伯而不能也蟲牢鄭地今開封府古陳留封丘縣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晋則蟲牢之盟主于鄭所欲也故左氏止云鄭服古者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者六其一天子崩今己丑上距己酉天王之崩赴告必至且蟲牢又近王都聽其盟而不知忌比事屬辭者可以默識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武宫者武公之宫武公者隐公之鲁祖至是八世十一傳矣立者不宜立胡子謂非即遠有終是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不稱世室煬又武公六世祖属在武上定立其宫亦不稱世室趙企明曰記禮者出于春秋之後見魯立武宫遂有武世室之語以為不經也左氏意以為武軍之宫如楚子所立者咲叔佐曰非

也宣十二年楚自邲戰回作先君宮以告成事若然則煬宮復何謂乎趙伯循曰立武宮蓋別錄他故若以鞍戰之故不應五年方立之據啖趙所析則以武宮爲武世室真妄附會也矣

取鄟

取邑必言國伐萊取根牟伐邾取繹伐莒取向皆是也取者取爲己邑不滅其國之稱鄟者杜元凱以爲附庸也魯之附庸則奚必伐不奪不饜之心季氏伐

壬申鄭伯費卒

弟睔嗣是爲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二卿並將矣而止于淺侵迫乎伯令無辭于伐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陳君舉曰楚初書大夫將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是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
郊免牛亦然則其言非矣犧牛而飾以文綉成牲之
謂也免牛者出之滌牢脫其楅衡而已緇衣纁裳何
爲哉

吳伐郯

吳初入伐中國也吳今蘄州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
子爵而别以周章弟虞仲封虞外傳泰伯為公爵
主吳伯之言必因泰伯文而誤附會史記云自泰伯

至壽夢十九世此但數吳建國之君而通計之左氏云吳伐郯郯成夫吳郯隔江淮二水而深入以爭則徐魯齊衛亦自是開道矣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吾亡無日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爲下事月

不郊猶三望

免牛矣復言不郊間有事也范甯曰爲三望起

公至自會

高抑崇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州來楚與國今鳳陽府潁上縣古淮南下蔡地吳是以始大晉人致吳以罷楚舍偏兩之一與其射御教吳乘車與其戰陳而叛楚楚罷而伯亦衰矣故入州來所以録其始豈爲子重奔命之故哉

冬大雩

而不正疆理於天王郤克戰勝令齊反魯令復有命俾歸諸齊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列卿無所諫止其言幾矣而汶陽寔鑄地在魯所損之中烏得正疆理于天王乎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魯微弱不能保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其説是也然晉威不足報楚亦可以知伯業

矣

公孫嬰齊如莒

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汪仲裕曰因遣聘而請昏納婦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託于公以遂其私非也左氏言逆婦趙伯循以經正其妄矣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春秋常事不書信乎曰常事而書則不勝書矣納幣

據而倡斯義也近時湛子述公羊之旨謂爲録伯姬者其言雖非而謂卿行爲禮則未失也顧未達春秋所以致譏之意耳遂之納幣公子也壽之納幣公孫也婚禮別嫌明微使公子公孫非道也非謂其卿也趙匡之意庶幾近之然則季孫之致女不譏卿乎曰斯則趙子所謂季孫之强毀列以行下大夫之事未有不辭者以爲致女乃娶婦者之事非嫁女者所得與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國殺爲文而不去其官左氏曰同括之誅欒郤爲徵唐孔氏以成二年欒書代朔將下軍定朔之死然則史記屠岸賈按趙氏夷臯之弒並殺朔嬰與同括者妄也經不言殺嬰朔季明德曰左氏以韓厥立武事即記于八年欒郤方張厥敢言武事定爲悼公可爾予謂明德不然傳終言之耳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

曰殺予孫不義則立在景卒時爾經世表載于十年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當作天王啖叔佐曰二傳不知其誤强穿鑿耳賈逵云畿内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悉無當于義此因曲禮誤分也宣十五年殺召伯迨今十二年而召伯又來是伯本爵名季明德以為字非也賜公穀作錫劉原父云錫命為諸侯是已錫之者不請命而來錫也于是王命益不足以寵諸侯矣胡子曰

罪邾君之不王畿天子之僭賞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繫杞者非罪出無絶道也以夫人禮成其喪故卒異于内女來歸者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杞出婦也叔姬不應出當時必有以愛奪之者而魯人不責之義及姬死則杞伯尚有悔焉耳故逆其喪歸春秋辭繁而不削大改過也或曰毋出與廟絶故出妻之子服毋齊衰期爲父後則不服也而況其大哉初以爲罪而出之終以爲恩而逆之非禮之禮也公羊以爲魯脅杞使逆其喪左氏曰魯人請之故杞伯來逆而孰知春秋大改過之義乎趙伯循曰叔姬絶於杞而卒于魯是謂魯不得使逆之杞不得

歸葬之非也亦有兄弟不可以據魯之失不在于歸

喪而在於生受其歸耳不書葬者魯不會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晉宋交惡魯以汶陽田故女于宋無所忌晉也衛亦

以孫林父奔晉媵魯以平伐宋之怨蓋三國合矣趙

子常謂自馬陵以來諸侯未貳非也景三同盟蟲牢

以得鄭也而宋辭馬陵以得宋盟左氏謂尋蟲牢是

也以爲莒服細已甚不足道也蒲之盟三國連婚懼將貳也晉不知反求諸己要質鬼神從事于末胡氏所謂不知本矣或謂蒲衛地魯衛始終從晉而衛尤親故要諸侯盟于其地非也晉主夏盟恒日于是特不日以異之春會而夏來媵晉之謀國者君子畀之乎故曰無制中夏之畧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趙企明曰晉將送媵女于宋魯疑伯姬未見於廟脇于晉而奪嫡也使卿致女者成公一時之權制非常禮也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子環嗣是爲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人微者非伯討也楚執宋公于盂以伐宋宋公之執

楚以虔肆其惡也鄭動于楚賂竊會公子成於鄧然

即往朝晉矣晉執諸銅鞮盂宋地銅鞮晉地來而執

之是晉暴于楚也趙子常曰晉人執鄭伯以伐鄭而

歸鍾儀使求成于楚則何以罪鄭哉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莒國于城陽地接郯齊經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

郯是也吳伐郯道宋魯楚伐莒歷蔡鄭宋衛而掠魯齊所謂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者也中國不振旅楚之深入斯亟矣春秋蔡沈潰不日獨紀庚申于莒潰病晉也莒晉同盟潰而莫之省憂也鄆者莒魯所爭東鄆也本魯地而莒據有之莒潰因入之耳不書遂楚用偏師入之行間無嬰齊也謂一役再見者恒稱人非也偏師可以入邑楚兵之强益可忌矣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中城者魯乘齊喪城之也杜氏以爲魯邑在東海厚丘縣西南穀梁之徒又言郛内之城者皆非也胡子曰謹于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哉察於胡子之言而知本末矣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于三月下旬四卜又于四月上旬五卜或曰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不郊當是五月事矣據四月卜郊爲義故終言之公羊傳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凡卜不從者皆言免牲此獨不言免牲而直曰不郊者卜免牲不吉也有待

之時其後鄭猶不服故復命衛侵之諸侯伐之歟

齊人來媵

晋渴齊欲得之故攺汶陽之命已乃媵魯懼其怨而貳而合宋也齊渴汶陽恃晋親已而復之已而晋媵魯懼魯晋之合又攺命也於是致女媵諸魯齊晋大國其後于利其輕于親矣春秋常事不書媵常事耳孔疏左氏不博異氣故書齊媵見異姓媵者非然又曰齊大國媵我榮耳不得貶則自乖矣公羊傳曰三

國來媵儆過九女僭也或又曰録伯姬賢得媵寧謂

推見至隐耶

丙午晉侯獳卒

謚景子州蒲嗣是爲厲公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也晉止公葬晉侯將交驩焉諱不書葬不與葬

晉侯也

冬十月

報郤犨之聘也左氏以爲涖盟内大夫涖盟四公子
友公孫敖叔孫婼叔還未有不書者左氏妄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許翰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
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不名天子之三公也不繫之宰則不居要職矣自位

連宋婚宣伯聘齊以修好前好亦媵也杜誤爲搴之前耳蓋得魯衛因可敗狄益得東諸侯晉爲是會瑣澤也左氏乃曰宋華元克會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令以遺經究其終始既無荆楚又不及宋鄭左氏何以爲據哉且晉楚之盟是夷狄中夏之大幾春秋未有没其事不書者陳君舉顧謂晉楚常同盟不書至襄二十七年特書之君舉蓋沿左氏之妄矣此疑因襄二十七年會宋而誤紀于此華

錡克子晉卿也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畀詞兵出于報怨不以王命興師無以令于國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其月尊京師也諸侯相如不月雖來朝不月必公如京師而後月諸侯朝天子正也寔會晉伐秦過京師也而不朝故書如而不書朝若朝于王所則書朝未有以如即爲朝也左氏誤曰公及諸侯朝王說公羊傳者謂不敢過天子淺矣識此而後謹于君臣之義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遂者急後事詞見其非去京師而始為會也晉侯挾

天子之令脅伯主之威摟諸侯以疾秦而修其私怨

序諸侯而劉子成子不書不以伐秦累王室以用之

于私也

曹伯盧卒于師

曹宣公卒子負芻嗣立是為成公

使郤犫送而復之髙抑崇曰晋受衛國逋逃罪戾之

臣又强歸之故書自晋歸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子喜穆公子子罕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夫人齊頃公女齊姜婦者有姑之恒稱穀梁曰大夫

不以夫人此以夫人非正也刺不待公親迎而直以

之至國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胡子曰或迎之于其國也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子衎嗣是爲獻公

秦伯卒

秦桓公史佚其名子嗣是爲景公

十有五年

傷歸父之無後援之事情何所據乎後歸父則應稱仲孫春秋不書仲孫而書仲非獨以別于仲孫蔑之氏蓋亦見魯非爲歸父立後原止爲仲遂云爾嬰齊非後歸父則應稱公孫乎曰嬰齊歸父從子遂之孫自不得稱公孫也劉原父云此公孫之子非公子之子是也啖氏止以爲別于聲伯是亦誤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也君子以爲辱盟矣曹人之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不能正名而討是所以爲晉屬之伯業也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共公固卒

子成嗣是爲平公不日非訃也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又云自疑而奔既元止五子矣又決睢澨閉門登陴

左氏所傳眞得少失多矣華氏自督以來世卿用事

元以司寇御事之子代公子成爲右師擁文繼弑與

聞乎故權寵逮于共公無改蕩氏在昭公時常被斥

逐而魚石亦致見疑桓族怨元共覺秉幼君共謀逐

之亦勢也元藉晉之威奔未踰月儼然而歸治謀已

者而加之罪權勢所在指揮如意矣然山魚石均宋

亂臣山見殺國人魚石復倚楚而入觀春秋楚晉之

葉許偪于鄭請遷于楚故遷于夷于白羽于容城

皆不月以别于中國之避狄夷而遷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穀梁傳曰雨而木氷也志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名壽謚文子原嗣是爲成公孟子時滕復有文公祖

孫同謚或左氏誤也滕入春秋三書卒皆不名至是

日之矣蓋能自强而不以附庸自處故訃喪如諸侯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子罕穆公子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是歲六月丙寅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

　日九千八百三十五分入食限先天推得二十六日

　九千八百三十五分二八入食限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黶欒書子

甚矣陽豎獻飲左氏與呂氏春秋異詞且于事情不合夫旦戰見星未已呂氏臨戰渴而求飲于何時乎左氏軍吏之命本期復戰在見星之後則是時尚未飲也呂氏則誤以爲臨戰左氏云側之自殺王使止之弗及呂氏則誤爲斬司馬以爲戮豈出于子重所誣而楚史如檮杌之類有實録乎儒者說春秋至謂春秋敗績而城濮鄢陵栢舉楚人皆殺其主帥以爲强兵之由嗚呼其亦不講于師律也矣

此王臣會伐之始尹子王卿士子爵著世卿置君曰氏會盟征伐指其人正其爵曰子在周禮司馬法叅考之王有四方之事冢宰徵師于諸侯其詞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小宰掌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詩之常武以皇父整六師休父戒師旅然劉卷平丘之會其語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師王賦元戎十乘則涖師特其名耳厲公求諸侯以泰故鄢陵雖能駕楚而鄭猶不服于是尹單相

繼以王臣出矣

曹伯歸自京師

胡子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絶也不絶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晋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晋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從公故不稱行人舍寘也執未至而即舍之于苕丘

故不言以歸穀梁傳曰執者致據婼至自晉而不致公在

也執者不舍據晉執叔孫婼因之于箕不言舍而舍公所也據公在莒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魯人立其弟豹以爲叔孫後是爲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偃成公庶弟也內殺公子言其故先名後刺据公子買不卒

辛也杜長歴四日也定辛亥朔日也哀辛巳六日也
無有用中辛者也用者非爲農事而以郊禮爲之魯
郊不勝書書其尤失禮者而已趙企明不逹九月爲
讀顧曰僖公雖請自疑其僭卜之未遽用也成公至
此不復卜而直用之前此未嘗用也則其說異若以
不卜直用則襄七年奚爲又卜耶魯頌曰春秋匪懈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之郊有用秋者矣
郊有定期卜之日王立于澤宫卜士而已非爲期也

曰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録臣子公羊以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陸淳辨疑曰春秋編年月之書一例以先後書之且言卿卒然後公至皆據事寔何傷教意二傳不達其文謬誤之體遂妄為說劉原父權衡云公孫敖卒于齊彼不待君命卒大夫昭公在外叔孫婼卒亦不待致公而録之其言哲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姜岌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推十一

錡郤克之子犨從姪郤至伯父也張氏曰郤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刦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橐師未為卿書人或曰春秋為中國作楚大夫將而稱名氏必其人能為中國患者公子嬰齊帥師凡四見公子貞

之罪不著于春秋殺胥童不以兩下相殺告也傳者又何以知書偃之殺之也誠書偃之殺之也而後弒君乃不得從荀息仇牧書及乎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稱國以弒者例書時月與其日謹之也去年十二月丁巳朔長歷推二月丙辰朔知庚申二月日也稱國弒公羊子曰衆弒君之詞左氏以為書偃使程滑弒厲公則宜書主名與稱國之意不合矣厲公暴虐將危

社稷欒書中行偃幽執之則將變置而程滑遽弒之
亦因衆怒若舉國共廢而誅之云耳正月幽之二月
然後殺其書偃之意惟欲自紓亦未有必弒之意也
然而春秋猶謂之弒君者君親無將非天子不得廢
置諸侯以貴戚之卿而易置人君非臣體也古社稷
臣能與國存亡者義足以匡君而弗聽則有易位之
權有伊尹之志則可耳春秋世卿之柄國者皆其君
之罪人也苟免于大惡焉斯幸矣再從子周嗣年十

四

齊殺其大夫國佐

崔慶專齊之始事張主一曰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數等矣

公如晉

悼公立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陳氏曰奔大夫復不書莊閔以上有書歸若入者矣則皆不書奔者也奔而言歸自衛元咺始咺訟其君者也雖然歸猶言自也若宋魚石晉欒盈不言自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匄燮子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為下日薨月也

築鹿囿

公羊傳曰譏有囿矣又為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燮弟會子也廬陵李氏曰齊桓伯業始于平宋亂

晉文伯業始于釋宋之圍悼公伯業又始于彭城之

救故成伯安疆自宋始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承厲公之衰人心方散曹滕諸國多有不安故使仲孫蔑齊以遠故使崔杼晉皆懷遠之而已陳已舉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為大夫也齊之禍靈公為之也

春秋明志録卷八